

第三十五回 烏金蕩洪昆訪友

〔先聲胡笳拍〕調

詞曰：

有功不加賞，痛先世魂銷海上。同是天涯淪落人，江南江北遙相望。烏金蕩蒲帆一片，乘風浪，此際良朋堪訪。

洪昆住在秦府數日，彩鸞小姐病已十分好了。夫人說：“孩兒，你的命全是洪家女婿救轉來的。今日可到書齋，一來相謝，二來問他何處訪友，何日回來。”小姐聽說紅了臉。夫人說：“隨我去不妨。”夫人帶了小姐，來至書齋，鈴兒通報，洪相公連忙迎接，說：“岳母大人同小姐來此何幹？”夫人說：“小女托庇轉安，皆是賢婿妙劑，特來奉謝。”洪昆說：“這是神醫之力，小婿何敢居功。”夫人說：“還要請問，何處訪友，何日回來。”洪昆說：“岳母，說起話長，敝友是小婿共患難之人，他曾救過……”夫人問：“救過那個？”洪昆不肯說明陳素娥之事，即刻轉口說：“救過我的。他住在興化縣城西北烏金蕩裏。我到那裏住幾日，還要同他上京。有些進步即便回來。”夫人說：“賢婿進京，老身有薄薄程儀奉贈，著二名家丁伺候。”洪昆說：“不敢消受。明日就要起身。”又說幾句閑話，夫人帶小姐回樓，預備銀兩，以作盤纏。

洪昆次日告辭而去。僱船到邵伯鎮大碼頭，過了下河船，一夜順風，早到蕩裏，望見蕩東頭有一高墩，墩上一座村落。秋柳垂黃，四圍蘆荻，籬邊點綴幾顆秋色雁來紅。洪昆指著這莊上，向船家說：“那廂雅致，必有高人。把船泊到莊邊，我上岸問來。”洪昆登了岸，看見籬笆裏面有大石一塊，約五六百斤，兩旁有耳，知是考武之器。白蠟竿槍四根，檐下掛一排弓箭。門內走出一個五十餘歲老人來。洪昆上前拱手說：“請問莊翁，這裏有姓童的麼？”老人答禮說：“小客官，你問姓童的做甚麼？小莊只有一家，就是姓童。”洪昆說：“小生有一盟弟姓童名昆，特來訪他。”老人說：“小客官，你莫不是姓洪麼？”洪昆答：“正是。”這老人連忙請洪昆到家裏，說“童昆就是老漢的義子。他今日到城裏拜客，午後就回。洪世兄先開發了船家，我著人把行李挑上來。不嫌寂寞，等小兒返舍奉陪。”洪昆又拜見童喜，說：“正要相會令郎，既蒙老伯大人雅意，小侄遵命了。”

午後童昆果然回來，看見洪昆，兩人抱頭大哭。童昆說：“仁兄從那裏來的？小弟二次往杭，訪問仁兄下落不得，遭了大禍，綁在法場，幸蒙通元子大仙搭救得免。”洪昆說：“愚兄別了賢弟，屢經磨折。近年稍得平安，刻刻掛念賢弟，所以買舟來訪。且欲約賢弟同往京師，謀個出頭日子。”童喜稱贊說：“賢侄志氣不凡，定遣小兒隨行。”童昆說：“仁兄稍住幾日再計行期。”洪昆住在童莊，賓主情深，款待豐盛。過了幾日，童喜說：“賢侄文采風流，當今名士。但千里遠行，須要學些武藝纔好。”童昆說：“仁兄何不就拜家君為師。我們兄弟同學，更有幫手。”洪昆遂拜了師，童喜先教他練太乙通天的單門，然後教他槍法。洪昆雖是文弱之人，卻也心靈手敏。教了一月，件件精通。且他是個文曲星兼武曲星臨凡，後來中文、武狀元，封東浙王。所以武藝略為指點即能通曉，自然膂力過人的。

怎麼叫做太乙通天單門？他人練的單門只在一處，童喜教洪昆是周身單門，譬如蚺蛇膽，打在那處這單門就提到那處。此法本是托塔李天王傳授的，連童昆都未曾學得，此刻傳了洪昆。童老翁得了這個伶俐的弟子，心中大悅，叫：“童昆，你們二人就在門外演武場上比比武藝。”二人答應，走到場邊。童喜坐在門外觀看。他們分開兩處，如二虎鬪爭合並，一時如雙龍纏繞，一個使槍如飛花滾雪，一個射箭如疾鳥乘風。馬上十八般，馬下十八般，真個功力悉敵，上下不分。

到煞尾時，兩人要打單門，童昆所學遜於洪昆，童喜高叫：“住手。”說：“你們二人勇力皆可稱為國手，總是自家人，不必爭勝了。”他二人聽說心中大喜，都住了手。洪昆謝過師父，向童昆說：“賢弟，如今若遇著趙擇思、囊核釘那班狗才，就是愚兄一人也能勝他了。”童昆說：“仁兄文武全才，真神人也。”

童老翁在演武場看操，脫了衣服，感冒秋風，當晚就覺身子不爽。次日服了發散藥，未曾有汗，病勢沉重。童昆朝夕榻前服侍，洪昆也不放心北上。童昆到城裏請來有名的醫生，服藥不效，遷延數日，竟去世了。此中都是天定。若是一月之前老翁去世，這太乙通天的單門必然失傳，洪昆怎能有此武藝？可見童老翁是專等洪昆來的了。

洪昆住在莊上，幫著童昆辦完一切喪事。過了二七，童昆說：“仁兄，小弟本欲奉陪北上，不料家父去世，請仁兄先行幾日。小弟俟七終之後隨即來京相會。仁兄雖是獨行孤客，有此武藝，小弟卻也放心。”洪昆說：“愚兄坐擾月餘，諸蒙先師教導。本當伺候續禮，兄弟同行。但愚兄復仇之心刻刻不忘，若能為張氏復仇，即是為曹氏復仇了。愚兄就此告辭先去。在都中恭候行旌。”因口占一詩留別。

詩曰：

猿臂同開七札穿，射人射馬弟兄傳；

書生畢竟終文弱，祖遜鞭非敢著先。

洪昆吟詩既畢，取道而行。此時童昆在興化縣烏金蕩送洪昆，與洪昆去年在杭州府城外十里長亭送童昆又別是一種情緒了。